



一部《繁花》，让上海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上海话，响彻荧屏内外。语言往往带着某些历史的痕迹，一代一代传下去，尽管与现实脱节，靠着惯性，却难以消弭。方言自带风味，那是一种微妙的东西，众多从规范教育中走出来的人，说的话及写下的文字，标准有余却风味不足，而风味，却无异于文学之风骨。

土语的味道

□路人(壹点号)

古人说“少不读红楼”，而我十几岁时，就把《红楼梦》读了几遍。书中的方言土语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我敬佩曹雪芹这个破落的贵族子弟，一支笔把方言土语弄得这么活灵活现。

我们通常以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对待方言土语，甚至是丢弃和厌恶。人们有了更多的新词和越来越多转译来的“洋词”可用，如让人费劲地嚼着舌头才能说出的“格拉斯”“夜巴黎”。

而《红楼梦》差不多是方言土语的宝典了。比如“那是个有名的烈货，脸酸心硬，一时恼了，不认人的”，这句话读了不是让人印象很深刻吗？刘姥姥更是个方言大师，一张口便土语如珠：“你们这金门绣户的，如何认得木头，我们成日家和树林子作街坊，困了枕着他睡，乏了靠着他坐，荒年间饿了还吃他。眼睛里天天见他，耳朵里天天听他，口心里天天讲他，所以好歹真假，我是认得的。”听了刘姥姥的言语谈吐，我深感当代语言的干瘪和苍白，土语在当代不少作家的口中笔下已接近死亡了。

我的老家山东乡下，村里许多人仍说方言土语，他们的话是鲜活而有趣的。比如把特

从魏家湾到上海滩

□路云涛(壹点号:临清魏家湾人)

上海的豆腐脑叫“豆花”，只能牵强说像，因为一点儿也不好喝，三块五小小的一碗。

为甚说不好喝呢？没卤。豆腐脑本身没什么滋味，就是一个嫩滑，入口即化。灵魂是一勺宽宽的卤汁，浇上老棉油，撒上翠绿的茼蒿花，放点辣椒，就着火烧、油条、馍馍，吃得头上冒汗、齿颊留香，那叫一个过瘾。

记忆里魏家湾大集上卖豆腐脑的小摊，就在路边。一张小桌摆着油罐子、茼蒿筐，两条木板、几个凳子。赶集的人就坐在那儿，用小勺一口口呷。盛豆腐脑的小缸外面包裹了特制的棉衣，用来保温。那棉衣已经被岁月晕染成了赭石颜色，说明这家做豆腐脑有年头，味道肯定差不了。挨着豆腐脑缸，放置在炉火上一口锅，锅里就是卤。卤不要钱，随便加，直到你吃饱！

地道的豆腐脑卤是用小米面熬制，稠稀得当。现在有的用面粉勾芡，卤汁总是黏糊糊的。豆腐脑是早餐的主角，炸油条的、打火烧的都是配搭。

最早记得豆腐脑一毛钱一碗，现在已经一块钱一碗了。这家店的油条两块五一根，上海的油条不论斤卖，豆腐脑、油条可以打包带走。只是打包到塑料碗里的豆腐脑，量更少了。

油条，在我们魏家湾也叫“馓子”，走街串巷卖油条的都是吆喝“香油馓子”。

“马堂”是油条另外一个称谓，本是个人名。把一个人当油条放在锅里炸，可见这个人有多遭人恨。马堂是个太监，被明万历皇帝派到临清运河钞关收税。此人网罗了一群废头、下三滥，巧取豪夺无恶不作，把个不大的临清城糟蹋得乌烟瘴气，有钱的没钱的日子都不好过。这马堂自以为后台硬，朝里有人，把县衙一众公务员都不当回事，结果弄得里外不是人，被打出临清，逃回天津，于是被寓意成油条，在油锅里翻腾。

不管怎么说，上海的油条豆腐脑，都不如魏家湾的好吃。

沿着祥德路走，山阴路、四川北路、多伦路，附近都是老建筑。鲁迅、茅盾、瞿秋白、郭沫若故居就在附近，还有我小时候看过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李白被捕时候的家。

这里和历史那么近，就隔着薄薄一层尘埃。

别冷叫做“稀冷”，即稀有的一种冷，不仅不俗，而且雅到极致了。有个商家，甚至把稀冷改为“西冷”，注册为冰箱商标。比如把花茎、树枝上的刺叫做“硌针”，既形象又贴切。比如把小孩吃奶叫“吃妈妈”、小孩屙屎叫“屙巴巴”，即生动又有趣。再比如把小孩玩游戏叫做“玩家家”，既易懂又趣味盎然……我老家离孔子的家仅百余里地而已，文明的教化是很早的，不能说这些土语是“蛮夷”人的冥顽不化。且经过数千年的流传，今人对土语仍是津津乐道。而查字典，不少土语也是可以查到出处的，这说明祖先早就造好这些词语供我们享用。

举例以览，当今作家虽未必全都喜洋厌土，然而配得上“土语大师”之誉的，依我看，只怕非凤毛麟角不足以形容。当代作家的弱，不是缺少才气，不是缺少风趣，不是缺少领悟，也不是缺少技巧，而是弱在语言的风味上。

对于我们万口同一的话语而言，风味是一种微妙的东西，众多从规范教育中走出来的人，说的话及写下的文字，标准有余却风味不足，而风味，却无异于文学之风骨。而巧妙运用方言土语，又是提高文学风味乃至品位的重要手法，因为土语是大众创造的，而大众的东西，又最具生命力和穿透力。

我更喜欢拐进高楼大厦背后的街道，看最真实的上海。上海的繁华如穿着旗袍的美人，浓妆艳抹，叫我这等人可望而不可即。倒是花团锦簇后面的斑驳稀碎，才是海派文化的精髓。苏州河浑浊的水，流淌着的是青帮小赤佬的汗水，也有舞厅里那些舞娘的泪水，还有那些油头粉面男人的口水。

你行走在陌生的街道，谁都不认识，没人晓得你的过往，你尽管把自己想象成江湖救急的侠客，也可以当自己是引车贩浆的升斗小民。你可以肆意地看前面那个人，昨夜酣睡带来衣服上的褶皱，还有裤脚露出来的脚裸，在阳光下泛出光泽。



大街上这个点儿都是买菜的、遛狗的，还有就是在这个城市讨生活的。在老家的时候，我也喜欢一早、半晚出去走走。可选择的路线只能是，出胡同往西，沿着河沿往北，走没人的田间生产路。路两边草木丰盈，有飞虫有蚂蚱。我看它们，它们也偷窥我，一个世界两个空间。

在村里没事，还真不敢转来转去。弄不好就会被质疑，没事瞎转悠吗？有好些人家，都不知道住在哪，顶多知道哪个胡同，具体哪一个门不知道。庄稼人心眼小，冷不丁在他家门口经过，会叫他起疑：是来窺摸什么的呢？一弯一块的就没这顾虑了，住得近，平日里也串门，各家的老底都知道，所以说英雄怕见老街坊。

出门在外这几年，也认识了很多，只是没有交集之后，我都选择忘记。不是我这人薄情寡义，因为有些再见就是再也不会见，在光阴的故事里，数不清的“再见”，都演变成了“后会无期”。

作家黄于洋在《路过》中写道：“聚散离合终有时，历来烟雨不留人。”我的灵魂在故乡无处安放，我的肉体在这里游荡！

姥姥歌谣里的“客”读作kei

□文苇(壹点号)

我的姥姥，山东滕县人，在老辈人中也只是见过她老人家一人。有人说小孩子在三岁前是不记事的，或许有道理，孩提时的事情，我基本上都不记得了，唯有我的姥姥，我还依稀记得。

那时候我们家住在济南经四纬二路，我和弟弟尚小，父母都忙于工作，母亲就把姥姥从老家滕县接来看孩子。姥姥那时六十多岁，但是腰背已经弓得很厉害了，几乎是呈九十度了。现今很少看到有老人弓腰弓到那种程度了，但那时候还是时有见到的。

记得姥姥给我和弟弟唱过的一首民谣，不知为何，现在依然记得很清晰。“小槐树，槐又槐，槐树底下搭戏台，人家的kei，都来啦，俺的kei，还没来，说着说着来到了，骑着驴，拿着鞭，穿着花鞋露着尖儿。”

我对歌谣里面的那个“kei”是啥人物，一直不是很清楚，只是想当然地认为，那个“kei”就是亲戚的意思吧。

直到看到一篇文章《来吧，到山东做“客”(kei)》，才恍然，这个“kei”原来就写作“客”，在鲁西南的乡音口语里读作kei而已。那个文章里把kei标音为三声，但在我姥姥的口音里是读平声的。而这个“客”的意思，也和我幼时的理解差不多。文章下面有众多读者留言，说是他们各自的当地，如临沂、枣庄、菏泽、博山、胶东等地也是把“客”读作kei的。

通常情况下，“客”一般指有亲戚

除了倒装句，还有

□唐长老(壹点号)

“么个？你说的么个？夜儿晚上？不不不，人家前儿黑节就家来了。”嘻嘻，听出来了么，我们那里的方言扑面一股坷垃蛋子味儿，要是能听懂，好，那咱就好好拉拉呱。

“你说小四这人还不咋？”“没点儿利索劲，他这人可真不咋地！”说到这里得给大家解释几句了，不然，有朋友看得一头雾水。“么个”就是“么”，就是“什么”的意思，多表疑问，在听不清或者不相信的时候，配以表情和其他肢体动作，可以说形神兼备。

难点来了，别说同在山东省，就是同在泰安市，有些方言看上去没多大区别，意思却截然不同，比如“不咋”和“不咋地”这两个词，东平人夸奖人好习惯说“不咋”“真不咋”，否定或者批评某人不怎么样时常用“不咋地”，但邻县肥城和宁阳似乎只用“不咋地”来否定，“不咋”这个词就极少人知道，偶尔一听还以为“不咋”就是“不咋地”！

夜儿晚上？当然就是昨天晚上的意思，有的地方也叫做“夜儿后上”。前儿黑节？哈哈，知道夜儿晚上，也就应该明白什么是前儿黑节了吧，那就是前天晚上呀。

今天不叫今天也不叫今日，叫“即门”，明天如果把方言变成较规范的文字，我觉得应该是“明儿”，但话音却最好用“面儿”才更有味道。那昨天、前天和大前天怎么说？

关系的客人，凡是与母系有关的亲戚都被称为“客(kei)”。在某些特定的语言环境或场合，“客”还专门指女婿，还常把姑爷称为贵kei。比如过去一些老人看见女子回娘家，就会问：“客(kei)来了吗？”这就是指女婿。但那歌谣里“穿着花鞋露着尖”，这分明说的是女人，不知咋回事。

李荣主编的《中国语言地图集》，称山东方言均属于官话大区，也叫北方方言。山东各地方可划归冀鲁、中原、胶辽三个不同的官话。中原官话包括河南、陕西、安徽和江苏北部及我省菏泽、济宁、枣庄、临沂、聊城、滕州等地27个县市在内的方言。根据我省各地方言特点，把山东话分成东、西两大区以及西齐、西鲁、东潍、东莱四个小区。西鲁小区全部属中原官话。这些是后来看史料得来的。而在我少时的印象里，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姥姥和大姨每年都给我家里邮寄花生米，滕县那地方河沙资源很丰富，黄沙多，适合于生长花生、马铃薯之类的农作物。

说起来，我的姥姥也是当地大户人家的女子，年轻时面容清秀，这也是我后来从滕县亲戚那儿见到我姥姥年轻时的一张照片才清晰地知道的。而孩提时的印象里，姥姥的面容早已是模糊的了，只有很深深地记着姥姥是个罗锅腰。过去在农村中经常见到“驼背”的人，俗称“罗锅”。造成“驼背”的原因很多，一部分是因劳累过度导致，过去人们常说的“累弯了腰”指的就是这种状况。

世事沧桑，岁月无痕，我也渐已步入了老年序列，行文此处，静默往事，泪眼已朦胧。

昨天是“夜儿”，前天叫“前儿”，大前天当然就叫“大前儿”了。说到这里作为规范的科普，我可得郑重提醒大家，俺们那说话儿话音还是比较重的，写出来的这个字读起来一听就知是不是本地人，如果你生硬读那字面儿，像我这种土著一听就咧嘴：“什么呀，二把刀，里巴头！”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这里称自己母亲叫做“娘”，可这音儿却不是字面味儿，那叫“NIA”。

虽然大学学过普通话，虽然教普通话的老师逮着宁阳和东平的学生当重点。可俺热爱家乡啊，不论普通话再怎么勾引我，心心念念的还是那些方言，大学考普通话的老师也贼坏，他们考查过关的时候，先看你学籍，听得那个仔细！

带着勉强及格的普通话上了讲台，面对十一二岁的小孩讲课还莫名地紧张，那天讲的是鲁迅名篇《孔乙己》，我刚说一句学生便笑翻了天，咋了，我说错了？我用板擦敲着讲桌，可那些毛孩子们根本刹不住车，他们嘴里笑着，两脚还直躁。我恼羞成怒地揪起靠我最近的一个小男孩，问他笑什么。

“你……你说的XIAOFA？小发？呵呵，那是小虫子！麻雀！”什么XIAOFA？我明明说的是小说(XIAOSHUO)！但我当即明白了问题所在，我的普通话不过关啊，语调没有把握好，结果让这些孩子们笑得一张张脸和猴屁股似的。